

沒有贏家的一場選戰——記2020年 高雄市長補選

●魏聰洲／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歷史與文明博士

2020年8月的高雄市長補選演繹了何謂「找不到一位贏家」的選戰，對於落選兩方自是傷害無誤，民進黨也稱不上獲得什麼勝利。投票前兩個月我在臉書寫著：「罷韓的勝利果實帶來一場沒激情的補選選戰、一場早知結果的投票，帶給陳其邁一個無色無味的上任之路，這就像高雄市民已經把一輛跑車的馬力給衝到底了，卻被突然熄了火。」今日來看，對這場選戰的定性，當初或許是預言中了。

選戰期間我經常來回市中心與岡山，再漫不經心也可發現一個新鮮事：民進黨看板數量居然以懸殊比例打敗國民黨，加上李眉蓁競選團隊一路表現生疏，可臆測她早處於被黨半丟包的狀況；然而，置身如此不利的狀態，她仍是這場選戰的大主角，存在感遠遠勝於另二位對手，這得拜民進黨網軍強大火砲所賜，他們的盡忠職守反而讓陳其邁個人相對少被討論。一場已知定局的選戰可能經由這種戰法幫他加到分嗎？不會，因為擔心李眉蓁選上而出門投票的高雄市民根本不存在啊。

相對於攻擊，競選團隊為陳其邁所下的投資實在少得可憐，「玩貓暖男+卡通姿勢」的形象包裝只有可能成功一半，這相當局限於同溫層並且容易令人疲乏，政治人物所需的被信賴與說服力無法經由此取得，甚至還有些微的背道而馳，特別是對於那些把政治之事很認真看待的選民們；對於這些人，陳其邁在武漢肺炎防疫的角色是一個有利的得分點，但在選戰期間，它從未被轉換成可號召出門投票的情感動員議題；很明顯地，相關人員並沒有從罷韓的大勝利中醒來，他們誤以為再打一次攻擊為主的選戰就沒有錯了。

這次選戰口號陳其邁團隊用的是「光榮投三次」，對高雄選民而言，他們所要的光榮早就由第二次投票（罷韓）獲得了，桂冠早就用自己的手戴在頭上了，哪需要第三次呢？他們也清楚第三次只是去光榮即將上位的陳其邁及民進黨，才不會是自己。無論如何，不假手政治人物就可以實現改變，高雄市民已認知自己有這項力量，這多少解釋了之後會出現的41%與29%兩數字的差距。

一些選舉數字比較或可以支持我對於競選成效的評論。以催票率（得票數除以總選

舉人數)來看,當2008年馬英九拿下至今尚未被打破的總統大選得票率紀錄時,民進黨在高雄縣市總和尚有38%;2010年泛綠分裂,該黨尚有38%;之後從來都是破四成的:2014年市長選舉進步到45%,蔡英文三次大選在高雄市以40%、42%、48%方式步步高升;甚至,屈指一算,連罷韓案贊成方的催票率都高達41%。因此,當陳其邁在2018年、2020年分別留下33%及29%紀錄時,我們很難說其中一場勝選(數字較小者)是一場勝利。

33%及29%這兩個數字是民進黨在高雄選戰史的一大凹陷——歷史性的凹陷——,也是一種壓力:在短短兩年後,陳其邁必須以一漂亮數字來為自己平反,今年的勝選僅僅是獲得了被觀察的資格。「二年拚四年」是該陣營提出的另一個選戰口號,但真相其實是「二年拚一生」,硬斗的七百日。

承受更大壓力的是柯文哲黨,該黨年初在高雄政黨票上的催票率是6.5%,勝過時代力量與台灣基進的5.4%與4.5%;在選戰之前,筆者就聽聞經罷韓一戰之消長,柯黨在高雄的民調已經輸給了台灣基進;8月一開票,扣掉吳益政在其五連任議員地盤所獲得的2.7%,我們看到該黨本身只剩1.6%的催票率實力;這數字令人觸目驚心,即使對於長年觀察選戰的我也是意料之外:吳益政是該黨可合作對象中最好的人選了,選戰過程也生產了不少精彩影片,並且就我的交友圈,不少文化與環保界人士這一次是投入吳益政的陣營;這些高雄老友們過去長年支持民進黨,但從2018年起就不再回頭了,除非是有關統獨的總統大選。

由於柯黨在高雄是弱了許多,因此參與這場補選從頭到尾就是個不智之舉,最後落得了得票率「4%仔」的新綽號,士氣大落,領導人被收回總統大選門票,還連累二年後的議員布局;這場投入甚至沒有辦法累積操兵的經驗值,因為吳益政經此挫折,退回原選區好好經營基本盤是必然的選擇,雙方再次大動作合作是遙遙無期。

台灣基進是罷韓的主力之一,流血流汗,大勝後接續投入這場選戰,以宣傳車掃街、網路直播的方式無條件為陳其邁助選,王宏恩選後算出「民進黨跟台灣基進的(年初政黨票)得票分布,幾乎完美的解釋了這次陳其邁的得票分布」,即29%僅來自民進黨與台灣基進的支持者,其他黨袖手旁觀。但是,在罷韓汗水尚未獲得選民回報之前,這個投入對台灣基進多多少少是場冒險,雙方的關係愈密合,身處在野的該黨愈難自我定位;過去,靠著打擊國民黨及柯文哲,該黨建立鮮明色彩,但到了2022年台灣基進恐怕會有拔劍四顧心茫然之嘆:中央到地方執政的多是民進黨,柯文哲已確無法連任,萬一國民黨派了個無統獨形象因而難打的市長候選人呢?

相較之下,時代力量爭取的是反民進黨又反國民黨的選票市場,這一次與陳其邁的競選進程保持距離,對於該黨的經營是可得加分的;不幸的是,選戰期間黨主席徐永明遭檢調搜索並聲押禁見,接著有人以公開偷錄音來攻擊黨內的徐昌敏派,該黨形象大

墜，再次有人出走，反而成了8月份失分最多的政黨。

或許，台灣基進也知曉要與陳其邁保持距離，只是是在選後才拉開。這項動作並不意謂著台灣基進會調整路線，改走時代力量的路線：去競爭上述選票市場，而可能是延續「光榮投第二次」的經驗，眺望著「投第三次被光榮」的那群四維行政大樓的人們。或許可以這麼說，那大樓裏的人們所面對的已不是2020年之前的市民，這群市民曾經以雙手雙腳實現過一場市長罷免，是知曉出手直接民權的社會體，是知曉自己拳頭力量的「刁民」；台灣基進選擇將自己置入這些人之間，持續打底的工作，其實是較有遠見的成長方式。

對於我這種在高雄度過童年與青春期的的人而言，陳其邁的當選尚有一個特別意義：和我有雷同感覺——對於高雄——的人入主市府，上一個也在高雄度過童年與青春期的市長是許水德（1982～1985），居然已是三十五年前；或許是有這樣的地緣關係，今日市府一級主管中在地人比例打破了二十年紀錄，而這個比例很有可能只是全國其他縣市府一貫的日常而已。大舞台戲院是我七歲起即陪媽媽去看愛情電影的地方，2013年看到它被拆，戲院立面僅僅保存其中些微的藻飾，些微到莫名其妙，很令人懷疑：這些外地人官員能理解我們老高雄心中之痛嗎？

期待在地人市長的表現，等待二年後「二年拚四年」的開票結果。◆